

# 捞浮萍

陆亚利

老家河塘、沟渠纵横，伴水而生的植物，除了水田里人工种植的稻子、莲藕、荸荠、芋头、高笋，其余分层野生于水中。水面漂浮着水皮莲（水荷叶）、野菱角、鸡桃子（芡实）、苕菜，水边随处是过根龙（空心莲）、菖蒲、水芹菜、灯芯草、野荸荠、水葱、野席草、水竹，水底沉有金鱼藻、水车前与不知名的丝条或钢丝球状“丝草”。水田肥沃，杂草繁盛，斩除不尽，我知道名字的有牛毛毡、四叶草、鸭舌草、剪刀草（野慈菇）、麦兜苋、水苋菜、马齿苋、辣里草（丁香蓼）、三棱草（水莎草）以及稗草。此等水生植物，都有接地气的根系，离开泥土，即便勉强存活，必定不茂盛。

水生植物也有漂浮于水面的，有根无土，除开水藻，大概只有水葫芦和浮萍两类。

水葫芦是外来生物，分为两种。一种乡语称为水基莲，茎杆似泡沫，卷耳叶片，蓝紫色花，学名凤眼蓝，别名水浮莲、凤眼莲、布袋莲；一种乡语偏偏也叫水浮莲，形如木芙蓉花，叶色灰蓝，学名大萍，别名白萍、水芙蓉、水莲。水葫芦多人工植养于小水池，若流失于河湖，可疯长成灾。

浮萍也有两种，一种乡语称为浮漂（fúbiáo），圆角三角形，小纽扣大小，叶紫绿色，浮根紫红；一种叫米漂（mǐbiáo），圆形，绿豆粒大小，叶绿色，浮根白。浮萍应是土产，依水悄然而生，飘零河塘江湖。

秋冬水葫芦枯萎时，留存黑色根须，来年萌发新叶。同为漂浮植物，浮萍却来去无痕，一岁一枯荣，演绎生命轮回的神奇。浮萍和水葫芦一样，因水的滋润，鲜嫩而极少枯萎，可作猪草。幼时常下水捞取，戏水弄泥，较之在田土里薅猪草，多了一份灵动的乐趣。

自幼迄今，我无意于探究浮萍的奥秘。因为太过平常太过亲近，我对

浮萍往往熟视无睹，只是记忆里偶尔涌出捞浮萍的一鳞半爪，回味生活的个中兴味。

仲春暖雨，万物兴发。一池肥水，几番阳光照拂，浮萍如老天撒播的精灵，一夜之间悄然冒出水面。起初星星点点游移，不几日汇聚成片，绿意盎然。浮萍任由风儿吹拂，挤占池水周边，遮蔽池边杂树的倒影。老青蛙拱出绿盖，“咕咕”几声，衬出一池的幽静。新破壳的蝌蚪在浅水边游窜，几只鸭子争先恐后，“嘎嘎嘎嘎”追逐啄食，搅散池塘的清静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浮萍挤挤挨挨铺满水面，微波吹送，在池岸印出一个绿圈。

浮漂、米漂鲜嫩，几无杂质，乃上等饲料。那时每户农家养了两三头猪，猪草尚不丰茂时，浮萍便可替代。隔三差五，女人挽起裤腿，提着篾箕、篙爪，涉入池塘。浮萍堆高两篾箕，省去砍切工夫，直接倒入龙头锅，拌入米糠煮粥。浮萍柔嫩，想必猪儿一定吃得比往常欢快。

水至清则无鱼，水肥则易生浮萍。一方水田，稻苗尚未封行，浮漂、米漂稀疏盘踞浅水，加浓稻田的绿。过肥的水田，浮萍密密匝匝，遮盖禾兜，不利稻子生长。队上鼓励捞作猪草，队长告诫小心踩陷禾苗。女人们趁着早晚凉快，戴斗笠，挑篾箕，下田捞浮萍。凉风不解风情，女人们衣裳汗水湿透，才换回一担担的青绿。

雨水充沛时，稻田泄流，浮萍似泡沫堆积于田坝口和田间渠。父亲挑篾箕，顺带腰间系个鱼篓，我跟着下田捞浮萍。一篙爪撮起，浮萍沉甸甸的，滴滴答答沥着水。巡回半条塘，便可集满一担篾箕。偶尔撮起篙爪，有几条鲫鱼、泥鳅，裹着浮萍跳荡。我抢着抓取，开怀笑着塞进鱼篓。此时渔获最是得意，早已顾不得扒取浮萍。

小孩子寻猪草，仿佛约定俗成的

义务。有时我们仿效大人，拿上篙爪下池塘，捞浮萍作猪草。池塘边缘的越捞越少，靠塘中间的够不着，便用竹篙绑接篙爪。长柄篙爪划破绿毯，网满浮萍游移上岸，篾箕渐满，塘坝一片欢腾。大小孩做什么，小小孩善模仿，欢悦劳动，竟也生出过一个大事端。屋场一个两三岁女孩，背着大人，私下来到塘边，学哥哥姐姐为家里捞浮萍。家里喊吃饭，屋里屋外不见踪影。四下寻找，发现塘坝放着一个篾箕，里面有少许浮萍，塘里漂浮着竹篙爪。无疑，女孩溺水了。打捞起来时，女孩两眼紧闭，嘴唇乌青，早已没了气息。生命随浮萍飘去，父母哭得呼天抢地，几天水米未沾。此后，屋场里的小孩子，生怕被“水鬼”拖去，好长时间不敢下塘捞浮萍。

家乡山塘养鱼兴盛，屋场有人在小池塘培育鱼苗。指头粗的草鱼，吞不进浮漂，更吃不下普通鱼草。浮萍从生发出来，到深秋露重水冷，悄无声息地隐去，叶片大小几无变化。米漂因其叶片小，正宜充当草鱼苗的“奶粉”，用作培育“新荷草鱼”。每天，苗池主人要去田里、塘里捞取米漂，一撮一撮漂放鱼池。小草鱼探头吞食，啜啜啜啜，恰似婴儿吸奶的声响。站立池岸静听，感觉麻麻酥酥的温馨。

老家地势低平，雨水稍多便泛滥，一向安静的浮萍，身不由己，如桃花流水一般，随水漂入小河，禾下清水一片。若遇连日暴雨，田垌一片汪洋，大水裹挟浮萍，汇入滚滚浊流。打散的浮萍，跟随波涛起伏，浪迹万里，飘零于茫茫大海。遥想奔流入海的浮萍，浪蚀盐渍，是否依然会绿茵如盖？我至今弄不明白。

大水退去，田里的浮萍稀稀落落，高岸池塘里的少有流失，仍可萍聚成茵，相比海上飘零，该是一种幸运。如今，田里、河里少有浮萍可捞，好在池塘里还有。



## 端午节 回家喝菖蒲酒

刘新昌

连续下了几天的雨，傍晚，天空终于放晴了。女儿见雨停了，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，骑着自行车满小区转悠。我怕她摔着，一路小跑跟着。谁知，女儿径直骑到小区的西南角来了。

西南角是小区的“微缩公园”，亭台楼阁、花草树木，样样齐全。没想到，几天没去逛，石榴花竟然开了。远远望去，碧绿的枝叶间，石榴花红艳艳地缀满枝头，花团锦簇，热烈奔放，艳丽耀眼。女儿停下车，驻足观看，一脸陶醉的样子。

“五月榴花妖艳烘，绿杨带雨垂垂重，五色新丝缠角粽。金盘送，生绡画扇盘双凤。正是浴兰时节动，菖蒲酒美清尊共，正是浴兰时节动。犹带松，等闲惊破纱窗梦。”

看到石榴花，莫名想起欧阳修的这首词，这才发现，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母亲特别重视端午节。每年农历四月上旬，她就会烤几缸子烧酒，然后到镇上买些冰糖，再到河边割丛菖蒲，将菖蒲洗净切碎后，连同冰糖一起放进酒缸里，密封好，放在阴凉处。端午节那天，才开启酒缸，缸盖一开，芳香四溢。父亲挑上两坛子菖蒲酒去外公家送节，我则背上母亲做的粽子跟在父亲后面。

外公家与我们家只有一河之隔，那条河叫辰河，虽不宽阔，但水质清冽、水草丰沛。河右岸有片滩涂，长满了野生荷花，片片荷叶，如一把把撑开的伞，立在河面上，朵朵荷花，白的如玉、粉的似霞，微风一吹，香飘十里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全镇人民同心戮力，在河两岸修建了一座巍峨的石拱桥，取名“荷香桥”，我们镇因此而得名。

外公儒雅博学，懂堪舆、会诗赋，特别是一手柳体写得有模有样。目前，镇上仍有两处建筑上留有外公的笔墨，一处是本镇石拱桥的题名，另一处是“隆回五中”的校门题名。

外公好酒，且最爱喝母亲酿的菖蒲酒。有一年端午节，我和父亲去外公家送节，外公非常高兴，不知不觉喝得酩酊大醉。趁着酒兴，他站到方木椅上，高声朗诵明代诗人瞿佑的《菖蒲酒》：“采得灵根傍藕塘，只因佳节属端阳。金刀细切传纤手，玉掌轻浮送异香。厨荐鲋鱼冰作鲙，盘供角黍蒸为浆。同时节物充筵会，纵饮何妨入醉乡。”那时我还小，不太懂诗的真正含义，但看着他自我陶醉的样子，听着他抑扬顿挫的声音，我也有微醺的感觉。

唐代诗人殷尧藩《端午日》吟道：“少年佳节倍多情，老去谁知感慨生；不效艾符趋习俗，但祈蒲酒话升平。”尽管外公已经去世多年，可每年的端午节，母亲仍会酿制菖蒲酒。我想，今年的端午节，一定要回趟老家，喝上一顿菖蒲酒，即使醉了，也要醉在家乡的门坎上。

# 延安宝塔赋

刘景良

岁在己亥，时值暮春，随党校红游团赴延安。是日，登宝塔山，感由心发，作赋以纪。

埋一宗神话，填几段传说。起九层露盘，飞八角檐沟。唐人初建，标佛风先进；宋匠重修，保人心远放。后之迭代，善作不绝。也革新，也扩场，也凿文，也置钟。日灼雨沥，砖石侵蚀；僧来俗往，梯阶嵌影；骚客名流，摩岩遗刻；范、韩屯兵，御墙留残。高超碧落，黄土高原屹立；俯视红尘，千百年里冷峻。苍苍宝塔，何其久矣！

板荡世纪，烽火岁月。迎红星队伍驻扎，接救世精英聚集。义师操戈天地动，塔基铸力；统帅筹帷红旗卷，塔门揽风；窑洞然灯长夜明，塔身映光；救亡文电前线飞，塔刹泛灵。塔依然塔，历不同历。文“持久”，止纷明战略；论实践，活哲扫教条；大生产，自力破

封锁；“三三”制，边区真民主。文学艺术新方向，“座谈”指引；立宗服务为人民，悼张词阐；纯洁思想打山头，整风正纲；主义一尊莫胜利，“七大”开幕。物移星换，云开天朗。雄雄宝塔，何其荣矣！

延安是灵魂，象征惟宝塔，长路寻灯人，都向宝塔奔。冒顶炮火，进步青年来找真理；冲破封锁，“左翼”文人追寻信念；带思“兴替”，民主党魁获高论折返；力排阻劝，华侨翘楚抱希望回归；“我的同志和光荣”，鲁迅坦言；“翻身榜样和标本”，《时论》评价；下定论，中共必胜，美国友人访谈不再疑惑；消顾虑，毛为领袖，共产国际察考彻底认同；重拾初心，当代党、群塔下举拳，誓言铮铮；驱赶迷茫，物欲众生碑前反思，感慨切切。巍巍宝塔，何其圣矣！

虔诚崇拜地，风光无限天。塔顶连

苍翠，黄沙消停生清气；塔脚飘玉带，延水长流润草色。轻云倚塔卷，氤茂林而接天宇；游道沿塔开，走碧园也达葱岭。“凤凰”朝塔唱，百鸟相争鸣，“清凉”拥塔笑，万众更瞩目。近彩才收，远景开来。枣叶草花，香宜、洛两川原野；药茂水发，助志丹老区脱贫；架高管长，闯延油世企百强；豪迈粗犷，打安塞腰鼓申遗。黄陵柏树青森，拜祭始祖涌人流；展馆鞭教游客，先烈碧血化丹心；壶口瀑布澎湃，奔流到海壮情怀；神州巨轮搏击，梁家河村锻舵手。入夜稍有待，轮番新世界。霓虹闪烁，星汉降临；车龙动色，高楼飘练；乐响舞扬，文澜物灿。踏絮共私语，赏景赞国运；童叟互嬉戏，男女依情浓。洋洋兮，满城生辉，秩秩兮，一片祥安。焕焕宝塔，何其盛矣！